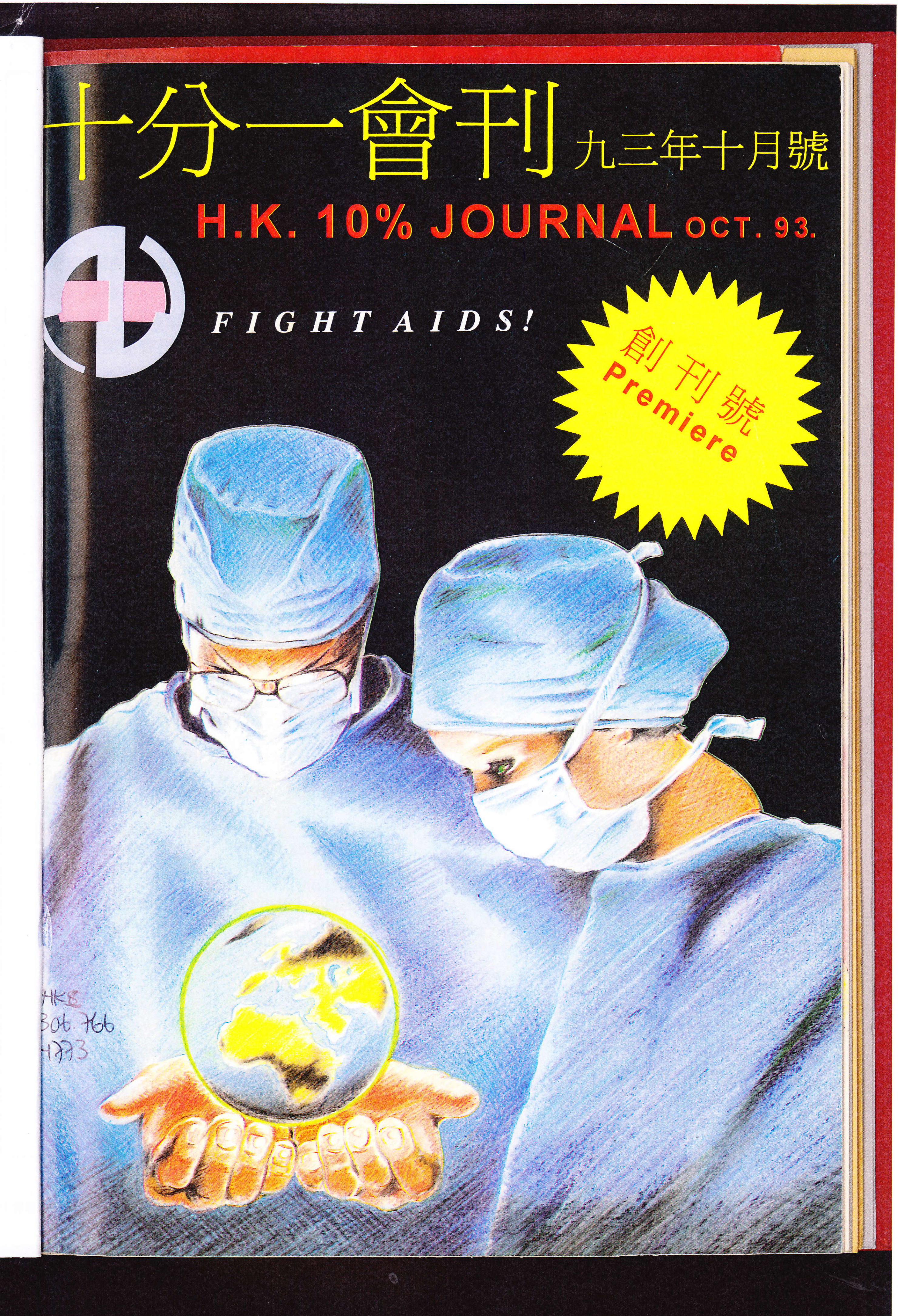

十分一會刊 九三年十月號
H.K. 10% JOURNAL OCT. 93.
FIGHT AIDS!
創刊號
Premiere

十分一會刊

H. K. 10% JOURNAL

九三年十月創刊號

目錄

編者的話

十分一會的刊物組再度精益求精, 繼會訊後更增加出版十分一會刊, 內容會圍繞有關於同志的社會性問題、政治參與、媒界監察等的分析及批評, 而每期更有特定專題, 而今期是以愛滋病爲主線。如欲查詢投稿事宜, 請去信香港十分一會九龍中央郵箱七二二零七號。

Message From the Editors

Our newsletter group is committed to publish an additional publication. Apart from the already existing Newsletter, starting from October, 1993, our members shall receive the Hong Kong Ten Percent Journal. The coverage includes articles relating to the lesbian and gay population with respect to social, political and mass media analyses and critique. Each issue will carry a special focus and this issue concentrates on AIDS. There are articles which attempt to demy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S and homosexuality, criticism on AIDS commercial and Hong Kong AIDS Foundation. There is also an extensive interview with Anthony Wong.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their articles, please write to Kowloon Central P.O. Box 72207 for details.

#2143174

不美麗的誤解

W. I. LAM

肺痨病、癌症及愛滋病都是病，可是人在想起這些病時所連帶想到的卻不一樣。

肺痨病會令人想起黑白粵語片時代白燕張活游忍辱偷生積勞成疾後吐在白手絹上的血跡，是苦難艱澀的見證；又或是古時弱女在飽受勢利親友冷眼對牢白海棠前在忠心待婢手上瀝出的一灘委怨，還有是梁山伯懊惱自己趕遲了向祝妹妹提親滿腔怨憤口角流下的悔恨。

癌病則會令人想起患者是煙酒過多、飲食失當、心理鬱結的人。

愛滋病則令人想起男同性戀者、淫蕩亂交之輩、癮君子、妓女，是生活在常規外法則之外的結果。

SALVADOR DALI, Young Virgin Autosodomized by her own Chastity, 1954

同樣都是病，但處理的手法便有天淵之別。我們會同情肺痨病者，蓋因他、她們是因為受生活環境影響而致病；又因為人慣常同情憐憫生活慘淡無助無奈的人，所以對肺痨病者不獨同情有加更會施予援助之手。

至於癌病者，因為已知的科學知識已發現確定了致癌的物質(如煙草中的尼古丁、鹹魚、泡菜等)及心理因素，故此如果病患者是認識吸煙或吃醃菜可致癌的機會而不改變生活習慣，大眾對他她們是一臉明知故犯的表情。

愛滋病的帶菌者(HIV-POSITIVE)及病患者(AIDS PATIENTS)所受的白眼排斥及迫害比以上的病症更為嚴峻。直至八零年代末期，大眾對愛滋病的認識均始於及止於一九八一年在美國男同性戀者群中發現首宗的愛滋病例。換而言之，愛滋病是(一)西方的病例及(二)局限於男同性愛者群中，於是非西方的人民可以大大放心，非男同性愛者可以安枕無憂。

沒錯愛滋病的第一宗病例是發現於男性愛者身上，但發現(一)並不代表起源及(二)並不是首宗病例。遠在一九六零年已有愛滋病感染的病証記錄，出現於非男同性愛者身上。

全球國際性的愛滋病個案數目証明：愛滋病實則是無遠弗界、男女老少異同機會均等。

白人會有愛滋病(美國、加拿大、前蘇聯)，非白人的社會有愛滋病(中國、香港、泰國、非洲)；男同性愛者中有愛滋病，但男女異性愛者群中也有愛滋病。

現實中最諷刺也是最悲哀的地方是，當愛滋病在八一年「發現」時，由於是在男同性愛者身上發現，由於同性愛一直是備受歧視排斥，這病便「好像」正好順道消滅(男)同性愛者，於是更出現了愛滋病是同性愛者的天譴之說。美國的男同性愛者是最早組織及集合籌款醫治愛滋病，也同期向政府申請撥款作此病研究之用。可悲的是，政府是在八零年末期方醒覺到愛滋病不只是同性愛者的「專利」，方急急的教育大眾、撥款。可惜的是，當中怠慢冷漠的十年八年，致使今天的異性愛帶菌及病患者的數目與日俱增，而對比最早作出反應的男同性愛病者的比數逐步下降。

這實在是人類文明社會的悲劇。只因為歧視同性愛、只因為愛滋病的發現出自男同性愛者便隨便荒廢了十年的光景!據一九九二年一月

主題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公佈的資料顯示，全球總共有一百六十三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患有愛滋病，病患者為四十四萬六千六百八十一人、超過一千萬人受到感染。估計到公元二千年時，亦即距今七年的時間，全球各地病患者可能增加到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八百萬之間，而感染者數目則達四千萬之巨。

在數目上這絕不是說笑的數字，在醫護費用支出更是龐大巨額。美國平均每年用在一名病患者身上是五至六萬美元，合港幣三四十萬元。以數以十萬計每年累增的病患者計算，這筆款項絕對是天文數字。美國和加拿大有比較普及的醫療保險制度，平民百姓在病患時尚可有政府分擔部份醫療支出，但其他東南亞或非洲經濟條件遜色的國民便沒有那麼幸福了。

就以香港為例。首先我們沒有公共的醫療保險制度，現在更有「能者自付」的建議，對於升斗市民而言，如脫智慧齒割盲腸生孩子等普遍的手術費動輒已是四五位數字，消耗了相當的月薪及積蓄。更遑論其他複雜手術或需長期治療的高昂費用。愛滋病有長達七至十年的潛伏期，但一旦病發便是長期看護治療的工程。患者會逐漸失去照顧自己的能力，有家人親友尚可望有所照應，無親無故的便只有依賴政府了。

不少人有見於公共醫療保障缺乏自行買醫療保險，但已知某幾間大型保險公司的條項中列明不保因愛滋病所引發的病症，更有保險公司在申請表中要求申請人填寫其性傾向。於是又是無補於事。更甚的香港只有寥寥可數的醫院接收愛滋病患者，而殯儀館表示不願接理死者遺體。著實是生也不得、死也不行，左右為難。

醫學界中很多人在尋找愛滋病的起源，而所得的初步推測是來自五零年代在非洲用作小兒痲痺症的口服疫苗中。疫苗提煉自非洲的綠猴(GREEN MONKEYS)，於後期方發現疫苗中有類似HIV的病毒。至於如何由非洲轉至美國至今仍然是個謎。且姑勿論愛滋病是否來自非洲，或勿論是否因疫苗而致的問題，但一定要清楚的是愛滋病並不是來自男同性愛者。

這種分野於全人類均有莫大的意義。首先可以解除異性愛者說「愛滋病是同性愛者的天譴」的偏見，減低異性愛及衛道之士排斥同性愛者。同性愛者在世上已承受著太多莫須有的罪名，並不需要更多了。

第二是認識愛滋病不是「男」同性愛的專利，男性或女性、同性愛及異性愛者皆有可能感染的。於普及教育及安全性行為的推廣角度而言，眾數的異性愛者取代了男同性愛者為教育對象。在防禦工作的層面，異性愛者在性接觸的行為會有所反省，擁抱異性並不是愛滋病的絕緣體。

悲觀的看法是，現在全球劇增的愛滋病是早年忽視在異性愛者群中的教育，故此大眾對此病的認識必須有所提升。過去十多年的觀點是一面倒的把愛滋病與同性愛者、吸毒、妓女等世俗傳統的負面事宜掛勾，於是就算懷疑自身受到感染也不敢前往檢查，於是在惶恐中渡日如年，又或是懷疑管懷疑、床第歡愉照舊。

不敢接受檢驗其中最大的原因莫過於害怕陽性反應的結果(HIV-POSITIVE)所帶來的歧視及不公平待遇。陽性的反應並不是代表愛滋病，那是表示身體有抗體的存在。香港有陽性反應的學童及外藉專業人士便因此要退學失去健身會藉。面對如斯公開及不平的侮辱待遇確令不少人提不起勇氣去驗血。

躲避不是上策、推卸更加不是，只有所有人能正視愛滋病及以平常心去看待方有助於減低愛滋病的增長。

與愛滋病基金會的「 假 」婚姻 ?

K. HUI & J. NG

愛滋病基金會是由一班志願人仕，在一筆三千萬捐款而成立基本的財政支持下，組成政府批核的教育機構。基金會主要針對社會支持的心理教育工作。因此，由早期的防愛滋「避免」式教育，至今日「社會關懷」的恐懼消除工作，成爲基金會的主線。其實，基金會是一個擁有資源分配的權力機制，它的決策方針和價值取向是足以影響社會上那群人受惠的。以下將會有兩方面陳詞，分析同志社團應採取何種態度實行與基金會的關係。

(一) 共融政策

同志在初步了解愛滋病基金會的背景後，可否撫心自問：我們同志社團究竟應和基金會保持怎麼態度? 從鬥爭角度，團結一大撮，打擊一小撮是活動家慣用技術; 再者有容爲大，統一戰線絕對是上上之策。同志，假如我們連較有相關系數的愛滋病基金會亦無法相容，試問我們遊說大眾社會的工序又如何展開? 問題是需有法門，才可由此岸渡化彼岸。

不才認為，體制內的改革遠較體制外革命細水長流。現時我們已有代表參與基金會屬下小組委員會工作。我們的聲音是或多或少被聆聽的，誠然基金會袞袞諸公，大都身任要職，屬於建制精英。我們或未苟同他們所屬階層的保守觀點; 但是我們要接受他們是擁有、影響、控制社會資源的擁有與運用權。此外他們在官僚行政心目中，認受性與合法性遠超我們; 英諺云:「 不能打敗便參加! 」當然在籌碼未夠情況下，我們或須像童養媳般和建制妥協。政治基本是妥協的勾當; 問題是我們底線的完整性是不能出賣! 在同床異夢或實利婚姻之下，各取所需也總比我們在外圍一士諤諤，無法替同志社群爭取較大福利爲佳。

韓非子的「說難篇」早就清清楚楚告訴我們，遊說者要因勢利導，按照被遊說者底線導引至與自己相近的觀點。基金會的「關心同事，挑戰愛滋」研討會及「婦女與愛滋」等活動莫不和我們方針觀點有互相包容的地方; 再者基金會屬下互相關懷與分享的同志小組更是我們不幸的兄弟姊妹一個好去處，基金會容或對一些如本會「安全性行爲」(對象爲男同志) 小冊子其中意識過份明白未能加以認同贊助合作，我們對策是明暗各一手; 明一手是將大眾可以容忍題材與處理手法和主流機制合作; 暗一手則將同志互助較鮮明大膽題材自行籌措。

參與基金會還有一個長期滲透目標，隨著與我們在主流建制機構內的聲音擴大，我們的訊息便被聆聽。

(二) 抗衡政策

「 我們同志社團究竟應與基金會保持甚麼態度?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這實實在在並不是一個統一戰線的考慮，說穿了就是分餅原理——是「誰」分餅，分給「誰多誰少」?

過往我們同志社團和基金會的合作，只限於我們申請它的財源去資助我們給社群的程序活動(包括教育工作) 。但基金會會否批准撥款，實屬一大疑問; 不單如此，我們連參與撥款過程也沒權沒份! 香港十分一會於九二年製作一份教育男同性戀者預防愛滋病的小冊子，但正因基金會委員認爲「大眾人仕」不能接受小冊子圖像太「明顯」，便否決了撥款。

當然，你可以反駁：基金會的教育委員會不是邀請了同志社團出席爲委員，使之能反映同志社群的意見嗎? 不錯，我們是獲委任了，但我們被委任就正正反映了我們被這個建制吸納了，也等於一班建制精英的言辭是有我們的聲音在內了……。最終，我們只能在資源上分得皮毛，但卻要犧牲了整體利益，因爲當我們批評愛滋病資源不被用在小眾(如同性愛者、性行業工作者、女人、吸毒者) 身上，又或愛滋病教育醜化了小眾人仕形象時(如社會標纖作用) ，我們就很矛盾了。到了那個時刻，我們還能批評甚麼? 難道我們去批評一個我們有份坐著開會的「分餅」機制?

也許，與其統一基金會的階層化目標，不如就去鮮明抗衡那個精英階級，組織同志和小眾之間的力量，爭取成為決策階層。長遠來說，才能改善資源分配不平衡的現象。

主題

愛滋廣告

風雨飄渺的日子，今年上半年已有四十四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個案及三十三宗證實患上愛滋病的報告。這是以半年計算的最高數字，這數字激增是因為透過異性性接觸而感染愛滋病的人數急劇上升，亦是世界性的大趨勢。

由於這個原因，本港的愛滋病預防宣傳短片起了一場小革命。從一九八七年開始，電視上播出的愛滋病宣傳短片已超過十五套，「傳統」的短片由愛滋病教育及宣傳委員會宣傳小組（愛滋病諮詢委員會）與政府新聞處合作製作。

宣傳片的主題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基本資訊的傳遞，宣傳對象主要針對一些容易染上愛滋病的人士，結果令普羅大眾誤以為愛滋病乃是「不道德」人士的專利疾病，第二個時期則亡羊補牢，打破一般人對愛滋病的誤解，更有趣的是邀請了成龍先生及鄭裕玲小組拍這些短片，以增說服力，糾正錯誤的觀念。

本港經由「異」性戀接觸感染愛滋病個案快速增加已是不爭的事實，為了宣傳有關訊息，全新一輯的宣傳短片——愛滋病！莫說與你無關！被安排在黃金時段播放。兩套短片分別描述朋友在電話中的交談，從中得悉以前的性伴侶染上了愛滋病；希望藉此更突出愛滋病是任何一個人必須正視的問題。這套「新」宣傳短片能否達到預期效果還要拭目以待，但是有一些數字則可反映宣傳短片的成效。

一項由香港市場研究社進行的調查，在本港向一千零七名年齡介乎十五歲至六十歲的市民作訪問。結果只有百分之三受訪者認為愛滋病是一個嚴重問題，百分之二十六認為是頗嚴重。這調查更反映出香港是九個亞洲地區中對愛滋病驚覺性最低的。

衛生署認為過往的宣傳短片多採用駭人或煽情（是嗎？是指駭人地煽動人民，以為愛滋病乃同性戀的疾病？）的手法介紹愛滋病乃「世紀絕症」，今次聘請私人廣告公司策劃這套新宣傳短片，目的在於嘗試以理性但震撼的處理手法來引起大家關注。

為什麼過往的短片如此強調「世紀絕症」，調查結果是如斯不堪一看？歸究這些短片失敗？還是香港市民不收看電視？也許有關方面莫要閉門造車。為什麼今次要聘用私人廣告公司？難道新聞處就不可以自行製作出「精彩」的短片，抑或是衛生署太多資金，錢多花不了！在新聞稿中，什麼是「理性但震撼的處理手法」？難道以前的手法則非理性乎？簡直一塌糊塗。

宣傳並不代表教育。目前，各「愛滋病」機構首要任務在於教育市民，只靠大明星偶像作呼籲作用不大，摺幸運星也不見得愛滋病會減低。

醒醒吧！



主題

一份眞正關於女性面對愛滋病的單張「 愛滋病女性篇」

事實早已證明，愛滋病不是男同性戀者、甚至不是男性專有的病，女性病患者的數目正隨年遞增，女同性戀者亦非一個「免疫」的類群——不論種族、性別 、年齡，在愛滋病前，人人平等。

然而，在政府及其他團體的預防愛滋病傳媒廣告／印刷品中，很不幸地，關於女性如何防範愛滋的篇幅不單少，而且所提供有關防止染病的方法也不夠全面；而且，女性的角色都顯得十分被動（主要在鼓勵對方戴安全套）。

舉一個例：在我們所能搜集到的關於愛滋病的本地宣傳單張中，只有一份是純粹為女性而印製；至於內容，只有約七分一的篇幅是關於婦女應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感染；方法包括了解對方的歷史、引導他認識愛滋病及其預防方法，堅持對方戴安全套，以及勿共同針筒吸毒。然而，卻用了約七分三的篇幅去歌頌道德傳統上女性怎樣對家庭和病患者都扮演著照顧、 關懷和愛護愛滋病人，以及各行各業的女性應如何教導及勸誘易受感染者改變行為，為對愛滋病作出貢獻。

這類駝鳥政策宣傳單張實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因此，我們十分一會便決定著手編輯一份不論性取向、年齡、職業，全面地真正鼓勵女性自己本身去主動地做好預防措施的愛滋病宣傳單張：「 愛滋病——女性篇 』。在內容方面，「 愛滋病——女性篇 』的目的集中在下列幾點：

—提高女性對愛滋病的醒覺和認識；

—糾正女性對愛滋病的錯誤觀念；

—補充現時愛滋病宣傳中.關於女性如何防範愛滋病上篇幅的不足；

—鼓勵女性自從自己本身去主動地做好預防措施；

—不論性愛傾向，全面地使女性更認識及預愛滋病；

—為女性提供更全面及更有有效的預防感染方法。

至於內容方面，我們除了介紹愛滋病及其傳播途徑外，主要特點在於完全由女性角度出發，找出不論性取向的女性可以如何主動保護自己的方法；甚麼事情可以做？甚麼事情不可以做？甚麼措施採用了會更安全？採用這些安全措施的時候應注意甚麼？這都是 「 愛滋病——女性篇 』裡關心的課題。

「 愛滋病——女性篇 』已經出版，將會於十月份之內寄出，如果有興趣索取超過一份單張，請把回郵信封寄往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2207號，信封面請註明「索取單張」便可。

死了之後

MICHAEL

愛滋病患者生前受痛苦，但死了之後，是否就一了百了？你有沒有想過被殯儀館拒絕提供殮葬服務的可能性嗎？月前曾閱讀到一則經濟日報的新聞側影，內容如下：

記者曾致電本港多間殯儀館，館方均表示拒絕為愛滋病逝者提供服務；香港殯儀館職員表示公司規矩不可停放這類屍體，而工人亦不願處理，故他們不會接受這類生意。職員並建議死者家人與醫院商量，不知衛生署能否提供協助，而職員相信屍體要由殮房送到火葬場，即使土葬也不適宜，至於世界殯儀館職員則說「衛生條例」規定他們不能提供服務，細問原因時該職員重覆他們「總之唔會做。」

看完這段，不禁吃了一驚！殯儀館工人不願意處理，反映出一般人對愛滋病的認識仍然很片面，仍視之為「一觸即死」的病毒。而甚麼「衛生條例」也是聞所未聞。至於病人的屍體，就算以土葬處理，又有何問題？其實，不管死者是否死於愛滋病，很多人也會採取火化儀式，反而往殯儀館大事舖張的例子會較少。殯儀館方面又何用大驚小怪呢！況且死者的家人也可能對殯儀館隱瞞事實。

立法局議員林鉅成曾在立法局會上提出他曾致電三間殯儀館，堅拒為愛滋病死者提供服務。而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表示接受建議，安排市政總署主動接觸並游說殯儀館方面，並提供意見及協助。也許以上所言，祇會是很少數中的少數人會遇到，但它涉及的是一些基本權益問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權益，不單是同志，從而更醒覺到全面愛滋病教育對整個社會推廣的重要性！

黃這個顏色

雪姬

如若你是黃，我是藍……

黃，的而且確是黃，黃耀明；我，充其量也只是若男。（記得當年的香若男？對了，就是那種型號的若男。）

這陣子寫黃耀明的文字很多，他也是很熟習的答著一些已經答了上百遍的必答題。在與他的傾談中，就只那麼閒閒的一句「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他便流簡的說著他是雙子座的，喜歡吃很辣和任何東方的食物，是家中老么，喜歡人有幽默感。

這些我們都知道。不是這些，要看這些我們可翻看年來有關他身世出身的歷史資料。其他的呢？那些有人味的東西呢？MTV中他沒錯是很冷很惡，戴著小圓形墨鏡，坐在如Edward II片中的椅上，或側望或正視，冷冷的射出一面的控訴。可面前坐著的他可一點兒也不冷，也沒有象徵明星身份的墨鏡，粗布褲T恤背袋就來了，很隨和，甚至有些靦腆。



談了很多的東西，幾乎南北西東的說著，也談了很久，整整的七個小時。當中我們吃了一頓下午茶和一餐晚飯，他放棄了一部他覺得會很好看的片子，也放棄了珍貴的睡眠，更包容了照相機在近距離攝取大特寫。他唯一的顧慮是擔心鎂光燈的閃動會影響茶座內其他的客人。曾聽說過某些明星是諸般的刁難，黃毋疑是一顆明星，但一顆與別不同的明星。

黃與他的程式

「我們一起五年了，覺得真的是夠了。我想我們未至於很boring（悶）」，但我想我們已經做遍了我們想做的事，……不如我們分開一段時候吧！……

黃耀明劉以達這個合作的程式有五年的光景。分開了的黃，覺得最喜歡的歌是與他一起的今天應該很高興，「因為它記錄了某個時空香港城市人的憔悴和焦慮」，流行曲中可以有這些是重要和頗好的事。在音樂方面，這首歌是很grand（壯麗）很massive（偉大），和題材所產生的化學作用是既憂傷且動人。另一首有類同感覺的歌是今夜星光燦爛。曲中那雙年青戀人跑著上山趕看夜景，怕遲了來不及，是很荒謬但真實的，那跳舞音樂的末世紀的風情是很犀利的。」

黃與他的賞識

細看黃在兩個歌唱事業時段中有很多的「御用」的音樂人，例如早期的填詞人陳少琪、較後期的魏紹恩邁克和現在的周耀輝，又例如編曲的蔡德才，他們填詞及編曲的第一次就是給了黃。「我想我也算有眼光，他們都是我發掘出來的，我找到他們的長處，…這也許是我刻意去做的。這世上是有很多talented（有才華）的人，該找他們出來讓大家見見的，…至今我們仍然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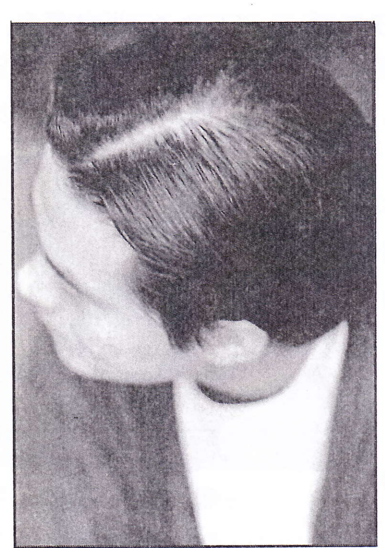
mainstream（主流）的邊緣，所以特別identify with（認同）在邊緣的人，所以總找在邊緣的人，…我是很avoid（避免）用established（成名）的人和mainstream的人，因為希望真的永遠有新的東西在裡面，和希望給多些非主流的東西給人，…很感激他們都把最好的給了我…。』

黃與他的音色

黃有一句座右銘：純良如鴿子、靈巧像蛇。他自言自己是在Popular culture（流行文化）中工作的人，而攪藝術和賺錢兩者事宜他都會考慮，他覺得兩者並不相互排斥的。「因這是我維生的方法，所以我準備做流行曲，而流行曲是人人都買的音樂，is more of a quantity（是計較數量）的事；但我不會甘於只做人們要我做的流行音樂，…要很聰明去對待這事業，我不介意以今日的compromise（妥協）去換取日後可以「玩得癲D」的東西。compromise並不是壞事，是一種get things done（把事情做妥）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知道底線在那裡，…只有愚蠢的人才會委屈地去compromise，一個很creative（有創意）的人是不需要的，…事情不一定要這樣做的，換一個方式去說相同的話也是可以的。

靈巧的人亦同時是純良的人。「受了人家的錢而做了不賣錢的唱片是不天經地義的、是無道德的，…不應該拿人家的錢去做一些沒有人明白的音樂，…」

黃與他的男式



達明時代的黃有一頭光潤柔美的齊髮，羨剎不少女孩。以世俗傳統眼光而言，這頭髮是十二分的打破了男短髮女長髮的規範。（其他的典範請參看K.D. Lang、Annie Lennox）說著他的頭髮，說到剪短髮又已經一段日子了，那麼下一會兒又怎個攪呢？「可能會是光頭吧！」他笑笑道，又說新唱片中有由電腦造成的光頭形象，「電腦真好，甚麼也可以做到。」「真的來個光頭？」「也許吧，但也許我的頭型剃光了不那麼好看」是那謙虛的答說。

黃與他的男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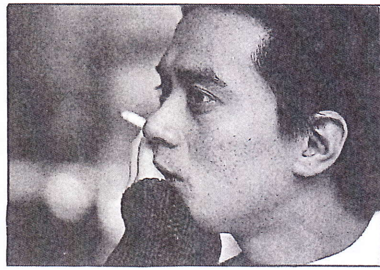
問及他對東方不敗這片子的觀感，他說覺得很有趣，找他來扮演東方不敗呢？「我會很有興趣的，因為整件事是很好玩的，但我不知道做不做得來，因為那是古裝，而我是一個很不古裝的人。」那霸王別姬中的虞姬呢？「我想除了那扮相不會太肉酸外，其他的（如京戲方面）我沒多大信心。不過如果要處理這題材，我想會和導演有很多的分歧。基本上我並不太喜歡戲中處理角色的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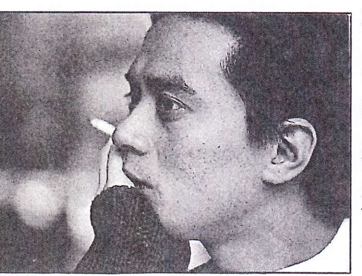
黃與他的美色

怎樣的人是美呢？「我是很相信相由心生的人。心靈美的人外表也會美的。假如那人的心靈、氣質是很美的，你會覺得那人是很美的。不過假若我的伴侶只得心靈美是很危險的，因為我

會受不住誘惑想去找那些表面美的。」（笑）

我是很flexible（有彈性）的人，我覺得很多人都很美的。很不喜歡時下所訂的美的標準，那是會害了很多的人。打開書報見到裡面的模特兒會令人覺得自己的下巴、胸脯（男女都擔心沒有胸——笑）、小腿等很不合標準。如果要我選擇我希望可以不用任何標準。太多的rules（規範）會令人生失去很多的樂趣。





黃與他的愛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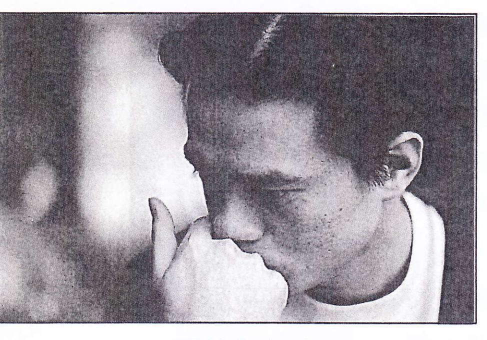
感覺上黃是很細水長流的，對待音樂事業是這樣，對待自己的感情亦然。

曾經愛到死

我不相信愛到死，我不是一個這樣去愛的人，至少我現在不是，或許我曾經是這樣。廿歲出頭時遇上了喜歡的人總嚷著要見面，以為人家是自己的，要一生一世，很嫉妒、佔有慾很強。慢慢的我發覺愛一個人是要給很多的空間，喜歡怎樣便怎樣。假若我和對方都想見另外的人多些，就讓我們的關係如此吧。如我們本是一星期見對方四晚的朋友，而現今變成七天中只見兩小時話，就讓我們做那種兩小時的朋友吧，沒所謂的，…我現在對愛情的態度是很淡的，很放鬆，絕對不想做拖足七天人，…這是黃和他的各適其式。

平分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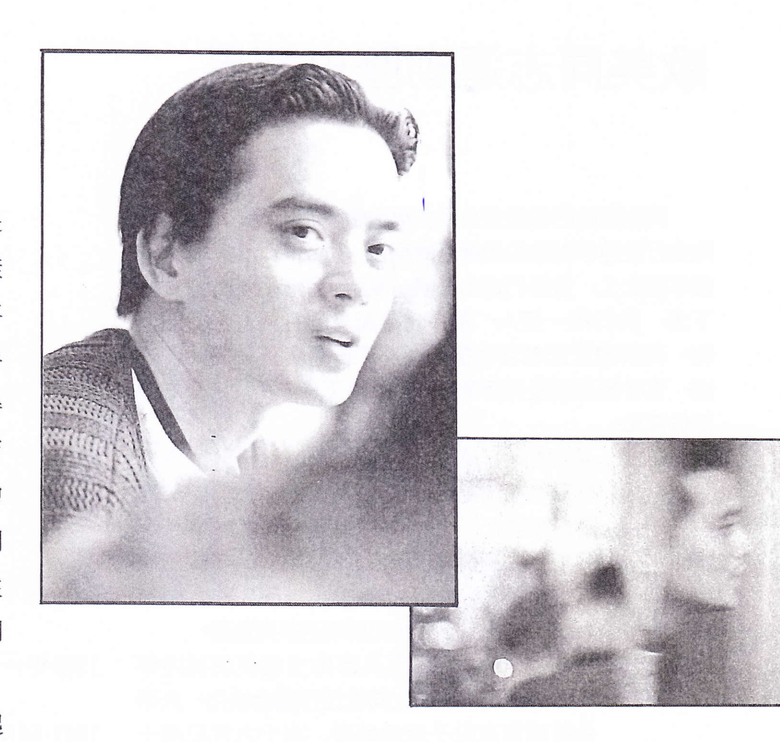
「小的時候希望有人保護自己，但長大了反而希望



一個平等的關係。我希望每一個人的關係是很平等的，好像朋友一樣，希望愛人也是一樣。我希望when love turns sour（當愛變酸時）大家仍然是朋友，那關係是一直下去的。……我很相信感覺的。我可能不那麼愛那人，但我仍然是會關心的。」

黃與他的悠然生息

黃覺得人生就要快樂，這是他所謂的享樂主義。他強調他是享樂主義者，但不是物質主義者「我不會要有使命感，如果我要有使命感我會有很大的壓力。我覺得最重要是對得起自己，如果背負了很多的使命感而最終是對不起很多人時便很糟。至於是否要去改變人改變世界的事是不可以刻意去做的。如果把音樂變成政治工具便變得很不好玩，除非我是一個政客，但我不是。我基本上是很喜歡音樂的人。音樂自己本身有其動人的東西，我希望先做了那些，其他的是次要了。」然而，悠然的人並不是個漠然的個體。黃覺得香港人沒多少社會社群意識，甚麼都是一盤散沙，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一個（無形的）社群內，以及很安於作為minority（小眾）。他並不是認為小眾的人一定要將自己變成大眾，但至少兩者要平等。在爭取過程中，如果不可以直接說minority right（小眾權利），那末講講人權吧！總可以了吧！不可以說性別歧視就說說種族





歧視吧。其實兩者本質都是等同的」當然有人會說這樣做是太安全了吧，如要把事辦好，不一定要用激進手法，溫和點亦行；但黃覺得有人需要做些安全的事，而有些人則做些極端對衡式的事，兩者都要做。於是我們有禁色、忘記他是她、天生一對等大路的歌，於是我們有與黃的一席話。這一切，只為黃覺得有共鳴，付得起代價。

黃與他的禁色

七色彩虹上的黃色與藍色當中相隔了綠與青兩色（還是祇算一色？），由禁色到忘記他是她到今時的天生一對，就好像由黃色變奏出的藍色。沒錯的是黃碰上了藍變青，但我們就必然要依常規辦事？黃認為由禁色的控訴吶喊到今天藍洋洋的天生一對，那種一派我行我素奈我啥何是一種進境。千色並不比禁色高貴，而禁色亦毋需羞愧。沒理由攪到要遮遮掩掩，是嗎？

同志解放運動

歐美同志運動歷史簡界

JACK LO

同志運動的根源來自很多勇敢的同志，他／她們不斷的去打破連串壓迫的鎖鍊直到現在，可追溯的大約有七十個年頭之久，當我們走出衣櫃，我們需要把我們的歷史傳下去，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會忘記曾經爲同解出力的人物。同解歷史記載實在很少，亦不知是從何時開始。的確，它曾經走過漫長而辛酸的路，以下是歐美同志歷史的部份焦點。

1726年——英國Moorfields鎮，William Brown因同性性行爲被捕出庭自辯，同性性行爲於當時的刑罰是死刑。

1730年——荷蘭亞姆斯特丹，三百名同志被捕，其中七十名被判死刑。

1861年——英國把同性性行爲從死刑減至終身監禁。

1810年——法國大革命的和平及自由主義促使1810年Napolenic Code加上同性性行爲合法化。此舉令英國當政份子視爲威脅，在十九世紀前十年，英國曾大規模地掃盪同志。

1864年——德國人Karl Ulricks十二度在法庭公然向陪審團辯論，蓋因陪審團聲稱同志爲左派、反自然，抗神論者。醫學界亦認爲同性愛是病態，以閹割爲醫治方式，一百多年來，醫學界曾用電療、藥物、心理刺激等方法來「治療」同志。

1880年——女同志開始在Montmartre開設餐室，同時在柏林、巴黎、布魯塞爾、漢堡、紐約等地，不同型式的舞會，咖啡室、酒吧、浴室相繼而設。

1897年——Magnus Hirschfeld 醫生，Max Sophex，出版家，Erich 'Berg，公務員，成立 Scientific Humanitarian Committee 從此同志組織在不同國家紛紛成立起來。

1904年——婦解領導者Anna Ruling 在歐洲與同志運動聯盟，自此婦運及同解成爲最親密的盟友。

1920年——同志組織聯盟United Front成立。

1921年—— 世界性的同志組織 A World League For Sexual Reform成立，環球會員多達130,000人，活躍時間有十年之久。同一時期，希特拉開始利用他的勢力削弱同運組織。經過半世紀之久，同志才能與世界各國認同同志於希特拉時代所受的迫害。

1934年——希特拉開始監禁同志於集中營。

1935年——在德國，同志們接吻擁抱，甚至乎性幻想均爲刑事罪，此法例維持於西德直至1969年。

—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及美國在佔領區釋放因同性愛而入獄的人。

—Eisenhower 總統簽署 executive order 10450，禁止同志在國家政府工作。

—五十至六十年代，德國政府再設類似集中營的監獄來監禁同志。1953至1965年，警方拘捕同志之風甚盛。

—荷蘭羅馬天主教會公然支持納粹黨拘捕同志之行爲，並要求設立各類刑罰，更加展開一個道德重整運動。

—在美國McCarthy時代，拘捕同志之風亦盛。

1949年——新聞雙週Newsweek稱同志爲性殺手Sex Murderer，並指責同志破壞社會。

1950年——美國State Department指責同志有害國家安全。共和黨謂同志如共產黨般危險。

1947-50年——一千七百名同志申請政府工作不被接納。四千三百八十名同志被趕出兵役，四百二十名同志被政府解僱。邁亞米政府在海灘掃盪，新奧爾良突擊搜查酒吧。Ray Cohn Joseph McCarthy，B.J. Edgar Hoover等皆是憎恨及針對同性愛者的人。

—加拿大渥太華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嘗試在地圖用紅點爲認辨同志出入場所以便掃盪，但此地圖終被廢棄，因爲地圖上紅點實在太多。

1951年——Hary Hay及其四伙伴在羅省組成Mattachine Society跟著 Hay 接受較激進的Frank Ameny影響，他們在五十年代活躍於Radical Fairies。

—Mattachine Society 成立之後，一班女同志更組成Daughters of Bilitis（D.O.B.）此組織現時仍存在，於當時更是美國女同志的主要組織。

1952年——Mattachine成功地採取法律行動禁止羅省警方拘捕同志。One 第一份美國同志刊物誕生。

1954年——One 被禁刊。

1958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One 可以用郵寄方式發行。

1965年——美國最高法院承認Bill of Right 內有私隱區域(Zone of Privacy)，婦解及同運人仕亦因此而利用極有利的法例，Right to be Different。

1966年——Time Magazine 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辱罵同志的文章，同志們不斷的向時代雜誌還擊。

（下頁續）

同志解放運動

共拓新天地

CHERIE

同性愛解放運動從來不是易事，就如世上所有解放的運動（例如當年美國解放黑奴，又有如現今女性爭取男女平等權利的婦權運動)。由於解放一事需要人類整體性從既有及既定的觀念和價值與道德觀中有重新的反思及言行體驗，亦有見於這一切的改變不是立時三刻可以做到的事宜，故此看待同性愛解放的步伐及進展是要有莫大的耐性及恆心。不過，話又要說回頭，有耐性恆心等待並不等如枯坐著瞪眼張舌伸頸的期望。

羅馬既不是一夜建成，更不是個人建成，同解在這層面便與昔日羅馬大國甚為相近。前面已說過要改變人類的所知所感是要由整體著手，而要做這項工序便必須要有大量的人力及物力。或許更正確的說法是，需要的是大量同心協力的人手及源源不絕的物力（這包括金錢資源、傳媒空間、社會體制）。

香港的同解運動早於七零年代出現，而歐美國家的更早了起碼一個世紀。從世界各地的同解資料顯示，中外兩地當中不乏熱心人士，而物力資源亦不是貧乏至做不了任何解放大業的事，可是攪解放一事至今仍然停留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繼續努力」的階段。何解呢？人有了，物也有了，難道獨欠東風？非也。

對於部份的同性愛者而言，認同和參與同解運動是理所當然的，因著大家都感覺到社會不公平的對待，而這種不公平是源於人類的偏見及歧視，所以互相扶持共同與社會對衡。不過，對於其他的同性愛者而言，因著接受了傳統體系及慣性接受不公允的待遇，這自少在身體流著的順民血液令到這群人不懂得認同同解的重要性及其意，更遑論參與一事。於是本是世上人數至鉅的少數民族只有少數的人士會積極參與這原本極為浩盪的人馬行列中。

從精英主義的角度出發，從決策領導的層面而言，參與運動的人貴精不貴多，這是有助於集中思維及提高中央統領的效率。不過從整體的解放步伐而言，參與的人數越多越好。這豈不是成了自相矛盾的說法？非也。同解的運作就如人體一般。負責決策領導的同志們就等如人的腦袋，而負責執行決策的眾同志就是人的四肢五官六腑。腦袋是需要一個，但缺少了聽令於它的兩手兩腳、眼耳口鼻心和肝脾肺腎也是萬萬不可的。

事實是有不少的同志投身於同解大業之中，但往往偏重於扮演腦袋的角色，因著這是比較有地位兼省時間的工作。問題是：（一）扮演腦袋的同志是否真的屬於思維型？（二）缺少了執行的同志。同解大業是同時需要思想家及行動家，而那些思想家的思維是要能顧及整體同性愛者社團的權益的。目下香港的形勢有很多參與同解的同志是從未接觸過同解的，通常是依賴極少數有經驗的前輩或憑藉外國同解作借鏡。由於同解在香港屬於起步的階段，沒有多少歷史經驗作參考，故此思想家型的領導者不免難於作出能比較全面照顧香港同志的決策。這些都只是技術性的問題，假以時日是可以有所改進的。

最難纏的是太多的同志欲擠身於決策階層和不欲聽命於人。這問題有部份是源自香港同解運動是呈現了明星制度。由於太少的人肯心甘命抵的投身革命，於是這批人不知覺的成了社群中的明星，有其一定的號召力及影響力。其他的同志有見這吸力便紛紛欲成為人家眼中的「偶像」。這種向上的心態是積極進取的原動力，但要做有頭有臉的人馬，是非要花上一番心血方成正果，背後莫不經過一段日子的實務煎熬。換句話說，必先為手為腳方始為腦；所以一味向上望而不踏實是不行的。

這裡無意吹捧「有經驗者優先考慮」的意念，只是有見於有太多的事情急待處理，故此希望可以群策群力，在眾多有心同志努力下共拓新天地。

（接上頁）

1967年——哥倫比亞大學正式承認第一個同志學生組織，成員十二人，包括同志及非同志。

——七月四日，英國British House of Commons推翻了同性性行爲刑事化。

——新澤西州高等法院承認同志在酒吧聚會的權利。

1968年——Truy Perry成立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一所爲同志而設的教堂。

1969年——加拿大同性性行爲合法化。

——六月二十九日凌晨一點二十分，在紐約市八個偵探突擊搜查同志酒吧「石牆」The Stonewall Inn，酒吧內的人不再忍受而產生了四日四夜的騷亂，參與的同志有反戰份子、民權份子、工會人仕、嬉皮士、反文化組織、Mattachine 及D.O.B.與數以千計的其他同志居民。此事件爲同運產生極大的火花。

石牆事件是同志歷史的水滋，之後近二十四年的努力，不斷的爲同志尋求解放成果大躍進。

就因爲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前輩，我們更有信心，更有勇氣，更加團結的成爲衣櫃以外的人，我們的來者，將會忘記衣櫃的模範，我們將會是生活在衣櫃裡的最後一代。

小品文

情歸奈何天

黼黻

人生所走過的路，總是滲雜著不同程度的喜怒哀樂。家庭、愛情、事業與理想所帶來的衝擊，正好構成人生的感情反應。能有多少人可在各事上稱心滿意，如沐春風？或多或少，總會爲人生的種種不如意歎息。生活並不是平坦美滿得沒法解釋，也不是百劫苦澀得頹然落淚。情感不是單平面的，它是立體的，對於感情的多樣化衝擊，許多時在表現上也不知何去何從！不折不扣的人生。

這樣的一個晴天下午。在接獲電話通知後，途中的心情似沒有甚麼異樣。也許說根本作不出任何反應，因爲怕作出合宜的反應。推門進入病房，視線直接落在呼吸急速的身體上。他本已枯乾的手已開始呈現深沉的紫褐色，我祇有緊緊的抓緊。冷冰冰的感覺。我不肯定他當時是否仍能清楚認得我在他床前。他的呼吸，帶著很重的腐臭味，我的心更重。窗外的陽光仍十分猛烈。

其實，我們都不是那麼深切的了解對方。兩代的溝通，向來是一件不易事，畢竟，爸爸，你已快八十歲了，但我們都曾盡力去容納與了解對方。你我也爲自己的人生信念努力，但我們卻彼此尊重對方的選擇。這一點，你的開明可在我期望以上。在父子關係上，已較許多人幸福了。還記得上次大姪兒帶同他十七歲的女朋友來醫院探望你時，從你的眼神與笑容已告訴了我你一些內心的期望。你沒有追問一些我向來迴避的問題。我曾對你說過，我不打算爲了應酬天下而結婚，我祇會與我深愛的人在一起。你沒說過甚麼，祇是一切決定歸我。也許你不知，我也希望給你見見我的所愛，他，是我刻骨銘心所愛的一個。你曾問及我那精美的公文皮袋，是他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我還打趣道在每個工作天，我手擁著這皮袋在我的工作戰場上奔馳；而在工作天以外，我可以擁抱著他。那麼我每天也可以擁抱著他。但，他沒有長伴在我身旁。感情的逝去，竟然可以較癌症帶走你的生命還要快！從前我沒有想過你與母親的感情觀，畢竟數十年夫妻了，以爲一切也淡了下來。也許你們沒有時下所說的激情，然而，兩個人數十年來的和諧相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往往以性格不合或已不再欣賞對方作爲原因，以分手作爲解釋兩個人所發生問題的方法。能與所愛的人廝守一生，直至生命的盡頭，真的是一種祝福。

身邊母親的哭聲驚醒我事實的存在！我用盡自己的力量保持清晰的聲音在老父身旁說：「放心吧！你沒留下媽媽一人，我們會努力照顧她。」在各人的哭泣聲中，沒有比媽媽更斷腸。相處而恩愛了數十年的老伴，不是一聲哭泣便細訴了那複雜的情懷。

接過護士交給我的剃刀，坐在床邊，慢慢替爸爸剃去多日來未清理的鬚。他的臉仍帶有一些暖，我從沒如此專心過看著老父的面。告訴自己：不要快，要剃得乾淨。爸爸生前不喜歡別人蓄鬍子，他說是基於觀瞻問題。剃乾淨了，這是我爲爸爸做的最後一件貼身事情。

失去至愛的感受十分難過。這點我也很清楚。媽媽，我祇能安慰你。數十載恩情，如果可以輕易便過去，那祇表示出愛之未深。我愛的人，仍在這世上，但已不再在我身邊。

遵照儀式的要求，我把一個銀幣放進爸的口內。爸爸，這個銀幣是我畢業後自加拿大帶回來的記念品，料不到恰巧成了今天葬禮的一部份。從前，你供給我往異地追求個人夢想的機會。今天，我沒還給你甚麼，就讓這個含在你口內的銀幣，寄附上我的心意。我希望這個銀幣永遠與你一起，雖然我不知在經過火化後它會變成甚麼樣子。同樣，我也希望送給我最愛的他手腕上的「天長地久」也可以永遠跟著他，那也是我送給他的最後一份禮物。人不在，情仍難捨。

生離死別，這些故事太平凡不過，來到自己身上時，卻痛得要命。不會計較過份的神傷是否值得。午夜輾轉反側，不妨反問：爲何家人愛我比我愛家人多；而自己愛人家比人家愛自己多？是誰負了誰？要離開的總歸離開了，不肯留下來的也沒有留下。生命中能夠愛得如此深的男人有幾人？一下子全不在了，任教多少眼淚也不能叫他們留下，一個也不能！清一清咽喉，繼續上路，但願我瀟洒的來，從容的去。在這過程中，到底情歸何處？也許是追上奈何天！

小組路向

打破沉默

J.L.

政治隱形(Political Invisible) 社會分割(Social Apartheid)是同志社區所面對的問題，香港同志歷史中，我們都慣於沉默接受社會所賜的不公平對待，很多同志亦無可奈何地適應在黑暗的地下生活裡，驟眼看，我們好像很容易就滿足與愛侶相宿？三數知已埋堆？尋覓性伴侶？又或獨守空房？我們都害怕家人知道，街坊認出，老闆識穿了。

同志的生活領域需要擴大，因爲我們是人，不是被關在籠內的鳥兒，況且就算是籠中鳥，飼者亦會飼之，可是我們這一群被社會鐵籠困著的同志，社會上的人倒希望我們困死籠內，因爲我們並非他們心目中的金絲雀，他們看同志不起，看不順眼。

有人會說，不如我們不動聲色，或者他們以爲我們不存在，我們又可以偷生了。又或者給我們一條金鎖匙，我們要振翼高飛，遠離黑暗，還是我們要把鐵籠四周的鐵柱，一一砍下，索回我們應有的空間?

香港同志解放運動，就好像六十年代的歐美，處於一個起步的階段;比我們先進三十年的歐美同志前輩的經驗，是我們的借鏡，我們所需要的時間，亦理所當然的比他們更短。就以我們鄰國日本爲例，我們都是處身亞洲，承繼著封建傳統。日本的同志，就比我們起步得更快。日本同志組織Occur，公然控告日本政府歧視同志，這次法庭之戰，將於十月便會有結果。

再觀我們，我們做了多少？過去兩年，我們還處於凝聚狀態。我們最大的弱點，就是以隱形來保護自己。社會上的人，就更加希望我們盡快消失，藉以滿足對我們的分離政策。又因爲我們是隱形，他們更加容易對付我們，因爲隱形者那有還手之力。

現形(Being Visible) 對同運極度重要，因爲社會根本不知道我們的重要，我們的力量，更加忽略了我們存在。

策略上，除了絕少的勇士同志能夠面對群眾，我們亦需要爲其他美麗英俊的同志面孔建立一個安全的現形環境，所以我們極需要以我們的聲音，我們的人口數字，以及我們對政治經濟的影響力，顯示我們的力量，我們需要讓社會知道，這一群籠中的小鳥，羽毛豐了，力量大了，將要迫破這討厭又礙手礙腳的鳥籠。

十分一新設的公共政策小組就是朝著這主意，主動的向社會挑戰，尤其是向民生利益的爭取，計劃中包括建立政治盟友，參與94年直選，宣佈同志宣言，監察政黨，政客對同志利益的關注，督察傳媒，公眾教育及演說等。這一切的行動，是在社會發掘出路的開始，我們極需要你的參與，不論你能夠寫作，能夠思想，就算幫助行政籌備，及或其瑣碎事務，你的力量，你的同行，肯定可以令我們走出眞正的衣櫃，令我們成爲香港最後一代在衣櫃的同志，稍缺經驗者，我們將設立訓練的空間，好讓你們能夠比我們更加成熟的繼續同解使命。

同時我們亦得到美國亞裔同志組織的支持，促使亞洲同志運動，得到美國政府支持。

1920年歐洲同志團體United Front宣言:

「我們一定要證明我們在學習以我們的力量去爭取人權的勝利，同時建立受尊敬的組織，我們要證明我們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缺席。不論貧富，工人或學者，政客或商家，我們一定要顯示我們不單只懂社交，我們還懂得還手，那不跟我們同行者就是我們的敵人。」

以上是1920年代歐洲一同志團體的宣言。1990年代的香港同志，你們在那裡，我們的聲音又比七十年前的前輩又會響多少?

請接洽香港十分一會公共政策小組統籌Jack Lo 1109328 A/C 1991

小組路向......

愛滋教育工作坊<<Aids Education Workshop>>

雖云「發乎情，止乎禮 」，但有沒有想過其實「性」也可以是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又有沒有想過其實安全的性行為也可以是很刺激，很Erotic（挑逗）的？

本會在九月份舉辦了一個名為"Erotic Safer Sex"（挑情安全性行為）的工作坊，由本會主席之一Jack Lo 作導師，用遊戲及討論，深入淺出的引導參加者解開對「性」的禁忌，互相暢所欲言，交換既安全又刺激的性行為心得，令人得益不少。導師更親自用青瓜示範用口配戴安全套的技巧，令各參加者皆讚嘆不已。

是次工作坊由於題材新穎，故首先邀請了會內的活躍分子參與（更有Aids Concern的朋友出席），期待將來此類工作坊可令更多會員受惠。

其實「安全性行為 」與性滿足是不成反比的。

友好團體..

友好團體

新婦女協進會

八三年初，一群曾極參與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本港女性，決定組織起來，為推展本地婦女運動而努力，這就是新婦女協進會（婦進）的成立背景了。

近期婦進正進行一個名為「婦女與政治參與」的計劃，目的是透過義工與基層婦女合作，利用即將由政府出版的「男女平等綠皮書」，監察所屬選區的立法局議員的表現，令婦女（一）對政治權利加深了解。（二）對自己所處的社區問題更加醒覺。（三）督促立法局議員改善婦女的處境，及與婦女關係密切的民生問題。

如欲得知是項計劃的詳情，或「婦進」的其他活動，可致電該會查詢，電話：781 1900，地址：九龍彌敦道444號8A室。

反歧視大聯盟簡介

反歧視運動之背景

從東頭村和麗港城部份居民反對政府在其區內興建弱智人士宿舍及精神病康復中心，沙田第一城商場拒絕弱智人士機構放置展覽的事件中，反歧視大聯盟痛心地看到受歧視人士被有組織的人士强烈反對和排斥，而險遭剝削了應有的生活權利和接受治療的機會，這實在是嚴重且頑固的歧視行爲，絕不能容忍。

反歧視大聯盟宗旨

1. 維護平等權利，消除社會歧視;
2. 爭取立法保障市民免受歧視;
3. 爭取在學校及社區推行「平等權利」教育;
4. 加强受歧視人士及團體之團結，爭取合理的生活條件;

十分一會對反歧視運動立場

有鑒於種種歧視源出於社會的不公平，十分一會亦與及其他組織，加入反歧視運動行列，並以積極態度，爲弱智、同性愛者、婦女及其他受歧視人士，並肩作戰，消除社會歧視態度。有興趣參與者，請聯絡十分一會公共政策小組。(1109338 A/C 1991)

男同志愛滋病錄像製作

十分一會愛滋病教育組現正籌備製作香港第一部以男同志爲對象的愛滋病教育錄像，內容將採用男同志熟悉的生活及語言爲基礎，避免傳統說教式的教育方法，以祈同志觀眾更容易消化錄像內容。

該錄像製作經費由政府醫務衛生處贊助，並邀請專業人仕輔助製作，製作預定於十月中完成，敬請留意公映日期。

社團消息

關懷愛滋 AIDS CONCERN

如閣下喜歡歐陸佳餚，美酒及優雅娛樂節目，請萬勿錯過由關懷愛滋於十一月十二日舉辦的音樂詩集慈善燭光晚餐，所有收入皆撥歸關懷愛滋。時間及地點爲下午七時三十分於中環聖約翰大教堂的NEIL HALL 舉行，每位收費爲二百元正，詳情請致電ERIC TONG (8597084)或 MARY WHITTICASE (5234157)。

香港藝術中心 Hong Kong Arts Centre

香港藝術中心將於九三年十二月初至十二月中舉行「愛滋顯像」節目，內容會由醫學角度、第三世界角度、女性及藝術角度探討愛滋病；門票於十一月初在各城市電腦售票處公開發售，詳情請留意十一月號藝訊。

參軍權等同人權嗎？

JASMINE NG

九三年七月十九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宣佈對同性戀者參軍的新政策，國防部隨即下令，自十月一日起。武裝部隊遵守兩項全新的基本條例：

（一）投考美軍者不再被查詢或要求自揭是否同性戀者，但軍方會向他們說明，無論何時皆嚴禁作出同性戀行為；

（二）性傾向不會成為參軍之障礙，除非參軍者透過同性戀行為、口頭聲明或與同性伴侶結婚等方法宣示其性傾向。

參軍權利・源自人權

美國是一個喜愛討論「人權」的國家。向來同志是否有權參軍，最基本就源自於「人權」概念。而克林頓亦相信：社會不應因為人的性傾向而碌奪軍隊們參與軍旅服務和貢獻國家的權利。根據美國憲法，人民權利並非由國家賦予，而是內在於每一個個體，稱為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當這些權利一旦被發現和肯定後，便不可能隨意被撤回或取消。既然同志參軍的權利被肯定了，克林頓在七月所宣佈的新政策又有何問題呢？

空談權利・沒有保障

新政策似乎放寬和肯定了同志參軍的權利，但也與此同時否定了另一些權利——政治平等和言論自由權。以美國這個以崇尚個人自由自居的央央大國，用立法機制去確保某些人權不被隨意徹消是極其重要而常用的。根據克林頓的新政策，政府的確容許同志參軍了，但卻同時剝奪了同志自由談及自己的性傾向和表達同性戀行為的權利。我們先不去討論何謂「談及自己的性傾向」或「同性戀行為」，最根本的問題是：為甚麼異性戀參軍者可以在軍中談及自己的性經驗和性渴望而同性戀參軍者不可？再者，克林頓政府竟然容讓一個國家機制——軍隊——去凌駕於個人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言論自由權，而沒有引用立法程序去確保這些權利不被隨便侵擾，難怪美國的同志和他們的支持者指其有違憲法了！

政策條例・相互矛盾

克林頓在政策上肯定了同志參軍的權利，便隨即交由軍方頒佈執行條例。但我們不難發現政策和條例之間起了矛盾。在政府政策裡，同性戀不是非法的，同性戀者也應享有與其他人同等的權利。但當這些政策放進一個在執行上背道而馳的機制裡，就變得十分恐怖。香港也出現相似的情況，同志不能公開表明其性愛取向或進行同性戀行為（同性戀非刑事化只容許兩個廿一歲以上男子在私人地方雙方同意下進行同性戀行為），否則就可能構成一種罪行。我們試想想，在美國參軍的同志要盡其隱「性」埋名的義務，才能換取區區的參軍權利，已屬可笑！但更甚者，從來沒有條例說明，假如參軍的同志被軍中共事者揭發了同志身份，有沒有相應的保障和申訴權利？從字面看來，新的條例似乎暗示了無論是同志自願或不自願地公開了性傾向和身份，也可能受到軍方的紀律處分。政策上，同性戀是合法和合理的，但在個別法例執行的機制中（如軍方或警方），同性戀就變成不合法和不合理！試問，同志們就該如何面對這種精神分裂的局面呢？

人民意願・政策依歸

在選舉政治中，選民票數成為政治家重要的籌碼。但若為求當選而亂打民意牌，這手法是相當低劣的。回想去年，美國數十萬計同性戀者組織助選團，為克林頓籌募經費，在加州及各省為克林頓爭取決定性的票數……。時至今日，同志要求參軍和不被歧視的權利，卻被兩項參軍條例拉倒下去；看來克林頓除了利用同志選票登上總統寶座外，也沒有貫徹將同志選民意願納入政策。民主制度的精采之處，就是能將人民意願貫通政府政策，使人民普遍得到有權參與的滿足感、解決人民面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更重要是，政府和國家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受性和穩定性（legitimacy and stability）。但不幸的

（下頁續）

兩性關係

同性相拒，異性相吸？

IVAN KWOK

同性相拒，異性相吸——這句話從小已經根深蒂固於腦中，那時年紀還小，不懂深究箇中玄機，無論身邊的人或事都是這樣，而且，大人所說總是有理；對的，再加上理科堂時，老師做的磁石實驗，果真是同性相拒，異性相吸。因此，更加強我這個理念，直至有一天，一個炎炎的盛暑，由於他的出現，令我悸動，更勾起我蟄伏多年對同性的遐想，一下子，將這句說話完全被推翻，心中的理念亦崩潰怠盡。

先不要討論這句話的對與錯，但可以肯定的是，此話一直帶給同性戀者無形的擔子迦鎖，壓得喘不過氣，難道同性就一定相拒，異性就絕對相吸？廣告亦有云「世事無絕對，只有真情趣」，各仍在衣柜裡的同志，又何須介懷這一系列的論調，因而裹足不定，導致身心被壓迫，而各反同性戀朋友，你們又何須將一些時移世易的論調強加於我們身上？世界是不停地變動，很多過時的論調也因而否定或改寫，世界越進步，越益發覺以前遺留下來的道理或定律有商権餘地，但在此澄清我不是硬將所有先賢的說話都一一反駁及抹殺掉，更不是標榜反傳統意念或甚麼破舊立新，無論同志與否，只希望各位在運用先賢的語句前考慮其真確性或是否仍適用於今時今地。

在社會上實在太多被定型及定格的事情，男要堅強，女須柔弱，但是君不見木蘭在戰場上的殺敵英姿，梅蘭芳在台上演出京片子時的妖視媚行。無論從衣飾，外表至談吐，世人都有一定的模式，一個既定的框框，稍一不慎步出範圍以外，背後的眼光及言論就夠你受了。在此亦要聲明一點，我並不是鼓吹甚麼歪風或不道德行徑，只不過覺得沒妨礙到別人已是足夠了。（為何文中有澄清及聲明，就是防止一些反同性戀者的咬文嚼字及故意歪曲原文的意思，以達致他那排除異己的目的。）

（續上頁）

是，我們美國方面的同志雖然人數相當，也充其量扮演政治家台下搖旗吶喊的一群，我們的聲音會否凝聚和貫通成政府政策是沒保證的。但話說回來，美國同志們也由於有人數上的力量，才能推舉一個關注同志平等權利的總統。克林頓的新政策頒佈後，數以十萬同志上街遊行，對政府及軍方也施予一定程度的壓力。因此，同志在美國要影響政府政策也並非望不可及。

其實，我們的不幸並不因我們受到多少的歧視，也不因我們站在執政者的台下；我們的不幸在於大部份人民都認受為合法的政府，卻將社會普遍對小數人仕（minority）的歧視加以法制化和建制化（例如立例禁止同志公開談情、表明身份或參與公共事務……）。試想想，假如我們的政府在意願上和法制上都能容納同性戀者，我們站在台下又有何相干！

「 歧視傳真 」展覽會

記者團

十月二日，於沙田新城市廣場中，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社會科學系會、唐氏綜合症協會、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呼應反歧視大聯盟所舉辦的一連串活動：聯合舉辦了一個名為「歧視傳真」的展覽，其中一幅海報，提及對性傾向的歧視，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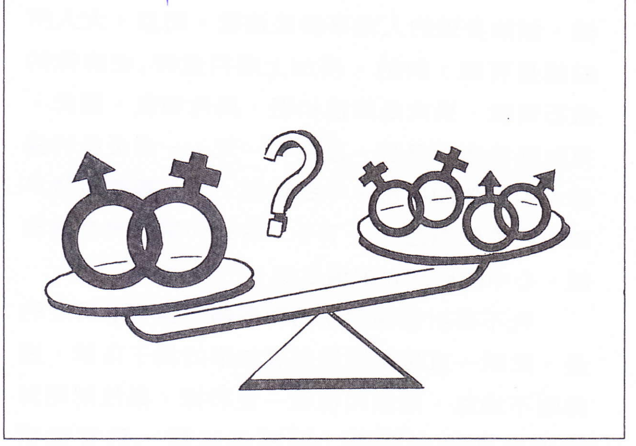
「性傾向歧視就是因其個人性向選擇與社會上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性向不同，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在香港，同性戀者就因其個人性向選擇的不同，而受到歧視。在政治上，現時社會上政界領袖或政黨從不關注同性戀人士福利，但他們卻沒有留意到香港有十分一人口是同性戀者，他們的福利應受到關注。但許多公眾人士對同性戀不瞭解，甚至用歧視性的稱呼，侮辱他們，令他們負起沉重心理壓力。他們甚至需要在工作上掩飾身份，否則會受到排斥、沒有晉升機會、甚至被開除。」

該日，大會更安排了一個名為「如何有效地消除社會歧視」的座談會。本會主席之一羅錦標先生亦有出席。

在座談會中，復康專員周守信先生，對羅錦標先生提問：「香港對同性戀人仕有何歧視？」Jack （羅的洋名）首先指出，大家都是人，同性愛者沒有理由受到歧視。而在家庭方面同性愛者每天都受到很大的壓迫，例如家人要求結婚產子，在工作方面，如果僱主知道其屬下是同性愛者，其升職機會必定大大降低。而政府方面，雖然同性愛者也要繳稅，但同性戀在香港仍是不合法的！

另外，周先生並問及：「以十份一會來看，如何可以達到消除歧視的目的？」

Jack 則指出，希望大家以一個「心」來



看其他人，剔除外在環境以及價值觀來衡量對人對事物的看法。我們成立十分一會的原因，是希望給同志一個歸屬感，亦希望透過十分一會，讓大家對同志有更大的認識，參加反歧視的活動，也是其中一個達到這目標的方法，因為我們覺得，所有的歧視都是因為社會的不公平，我們希望和所有受歧視的朋友一起去挑戰社會的不公平。

會後，本會記者向立法局議員胡紅玉女仕提問：「你對於社會歧視同性戀者有何看法？」

胡紅玉女仕指出：「現時這是一個很大爭議性的問題，有兩方面要留意：第一方面，同性戀本身這問題在香港需要作很大的教育工夫，因為我們本身對同性戀也有很大的偏見。此外，同性戀這問題在歧視法裡應否有所界定？某些方面，在歧視法裡已清楚界定，但某些方面，在歧視法內則沒有作出界定。我自己來說，如果我要草擬歧視法例，我會盡量廣泛，而其中最大爭議性的會是同性戀及年齡歧視，至於社會人仕能否接受則我也不知道。」

我們的福利，終於能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同志們，請多加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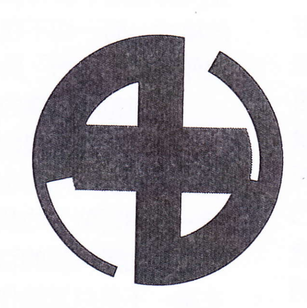
無言以對

自友人手中接過一疊重甸甸的文件，內容全是有關同性愛此現象，而出處則來自各種雜誌報刊，時間自八零年代開始。本以為較長進的媒介已放棄把同性愛現象作生物奇觀處理，不幸的是，仍然有不少的大眾傳媒以此作招徠。其中的表表者想必可以推舉號外。九二年八月它有長達數頁的同性戀酒吧巡禮，九三年的九月它又出現整整三版的「香港同性戀現象管窺」。實在是極度困惑，去年五月的明報月刊已有了同性戀窺祕，號外九二年的九月號有多人及十分一會的投訴函件，今年它又捲土重來，攪個甚麼管窺，是固步自封還是預支老人痴呆症？

首先要聲明的事，確實有人聯絡十分一會的同志參與，惜聯絡當日因未定下聚會日子而說再日後通知；再次問及時答案亦如一，待再次想起時已見到此文章。文內說「卻沒有人來，只得小明雄一人」，實在有推卸之嫌，蓋因文中提及其他參與的到會人仕均認識的同性愛者，而小明雄更手握不少同解組織人士的聯絡電話，把此事歸咎於馬女士絕對是說不通的。幹嗎不問那些認識同性愛者的人？又為何不叫小明雄作聯絡？致令當日只得小明雄一人出席，讓說的話變成代表整體同性愛社團的言詞，這絕對是瞎子摸象、坐井觀天之作。

在很多的公開場合，十分一會及其他團體（如HORIZONS）及個體均以真面目真姓名示人，如欲一睹諸人的真身可參看JACK LO 在去年明珠台的Focus、SAMSON CHAN 在去年M.Magazine的全身照、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天天日報內JACK LO 的正面照片。以上人等所有的全是身份證上的名字，沒用假名的。至於本會的其他會員，在公開場合（如接受電台、電視台、報章雜誌、大專院校訪問），更全是面對面的在公眾地方沒蒙面沒掩飾的交流。小明雄說「很多同解中堅份子在公開場合竟然不敢COME OUT」，令他十分失望。試問，有多少人知道小明雄的真名字？認識他年多了，曾多次問及他的名字，只是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推搪。他出道在八零年，現今的活躍同解份子多在九零年代出現，現今的一代尚敢以真姓名示人，小明雄前輩您呢？如果他表示失望，那我們只得搖頭嘆息的份兒。

他再說同解運動有名利化傾向，真真是末世紀的一號笑話。



香港人著重的是名和利，而同運如真的可化作名利，投身此舉的人數肯定遠超現在的數目。何解投身人士數目寥寥可數？是否此舉既不謀利亦不出名之故？

再者，大部份同解份子均屬於起碼一個同志組織，而任何隸屬組織的份子均以團體代表出現，並不標榜個人功績。反觀小明雄則貫徹始終的以個人身份出現演說及介紹他年來的所作所為。如要批評明星制度，他本身該來個帶頭反思。

再需要聲明的是，文中只不斷的提及男同性戀者，完全沒有隻字觸及女同性愛者，而題目則以「香港同性戀現象管窺」，完全的把同性戀者等同男同性戀者，彷彿女同性愛者不納入於同性愛者行列，這是男權中心霸佔傳媒空間，小明雄男同志忽視女同志的地位及重要性，是傳媒一面倒側腦的（刻意？）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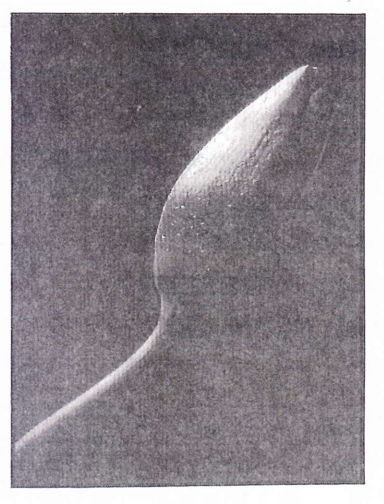
眾方人士及媒介工作者，香港十分一會樂意提供有關同志及其社團的資料。如欲索取，請致函九龍中央郵箱七二二零七號執行委員會收。

一群關心同解的人仕上
IVAN KWOK、JASMINE NG、黃元丰、JANIVER LAM、GARY LAM、KEN HUI、MICHAEL LAI、KEN LEUNG、JULIAN CHAN JACK LO

同志平權

人就是人

記者團



人就是人。

太多的人曉得口說人就是人，但是骨子裡的看法偏生就不是。

所有的人都知道痙攣人仕是人、精神病康復者是人、弱能人士是人、女性是人、同性愛者是人，但是太多的人的眉梢眼角舉手投足中均把以上人士當作「非人」看待。

先談談痙攣人仕。痙攣本身是一種綜合性的病候，輕則影響言行不便，重則導致弱智；而弱智及精神病的成因則有先天及後天的因素。至於同性愛者，從「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角度而言則無成因(更遑論治療之說)。

悲哀的是，以上的人士全是社會歧視的「人類」，歧視因由有異，可所受的歧視均殊途同歸，都不受到「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如一位精神病康復者說道，他/她們就如一群沒犯罪而被通緝的人。由於時刻恐防自己以前的病歷給僱主知道而惶惶然不能終日，或是要加倍再加倍的工作以防被解僱而再次面臨見工/害怕揭露病歷的煎熬。

又或是一位看顧了嚴重弱智女兒十五個年頭的媽媽無事不出家門，只爲躲避世人投來的怪異眼神；還要忍氣吞聲接受某醫院的非人「看護」，以守著得來殊不容易的床位，好騰出時間賺錢養家活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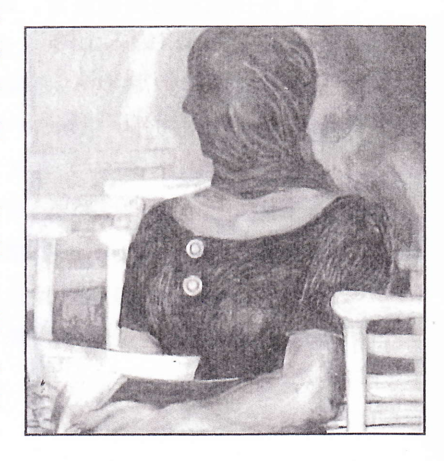
一位男同志說同志們是絕無義務被人歧視，可是我們太多的人認爲身爲同志便有「責任」修身修心，絕不可如異性愛者般在街上與愛伴有任何親暱態度，以防有礙觀瞻。

人就是人，但絕對沒有人說每個人要等於每個人，所有的人都絕對該擁有與別不同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Different)，而這權利是無分那與別不同的來頭。可惜的是社會就是偏偏並不尊重這項人權，硬是以爲一個個體就必然等於另一個個體，無論是容貌、性別、精神狀態、手腳言行及性愛取向，而這種每個人等同每個人的不成文規條又以小眾服從多數作藍本。既然大部份的人都五官端正精神穩定手腳方便及異性愛者，那便隨便不負責任的塑造每一個人都等於另一個人是五官端正精神穩定手腳方便及異性愛者的模式，而一切不在此規範裡均視作非人哉的「異己」。

這種粗略放肆的劃分實在是文明社會精神分裂的例證，一邊廂分劃你我異同的水火不相容，另一邊廂則努力的栽培天才和鼓勵各種知識科技的百花齊放水乳交融。不是以眾數作依歸嗎？天才不是萬中才一嗎？幹嗎那麼不遺餘力的培養？若以小數服從眾數的話，天才庸才不該一視同仁嗎？若然是珍惜小數民族時，那又何解那麼不遺餘力的迫害同性愛者？我們不也是人嗎？我們當中不也有藝海奇葩軍政奇才嗎？居禮夫人不也是身體有缺憾嗎？可是幹嗎她受世人敬仰而弱智痙攣人士要在街上受人奚落歧視？

歸根究底問題出自「少數民族」的數目及其團聚性。爲怕曝光後的種種不公平對待及有冤無路訴，太多的被歧視的人士寧可一動不如一靜。對於有起碼經濟條件的人士而言，安坐家中可耳根清靜，然而對於條件遜色的人士而言，安坐家中雖不致於坐以待斃但亦相距不遠矣。歧視的來源很多是基於無知或認識不深，若然大眾光坐在家中而啥也不做就只有讓歧視日增。當然的是，跳探戈是兩個人的舞，被歧視的少數民眾全站出來曝光也要有肯開放心懷不願精神分裂的社會各界的認同接受。

讓我們一同來支探戈熱舞好嗎？



戀戀同窗情

小花生

蒨薇、汐泉和靈炯，一段普通的三角關係，一些發生在身邊的感情故事，像太陽一般沒啥稀奇。

「汐泉呢？咱們不是約定往藝術館看齊白石的畫嗎？為甚麼不見他的？為甚麼只有你一個人？」靈炯一口氣發問了他關心的問題，卻沒留意蒨薇不奈煩的面色。

「為甚麼你那麼多為甚麼？為甚麼你只關心汐泉？我呢？你看不見我的書包很重嗎？快替我挽書包。」啐起小嘴的蒨薇嫵媚地一笑，「汐泉要去補習嘛！」

「約定哦！又失約。」

「有我陪你還不夠嗎？想約本公主的人多的是，我願意撥時間給你，真該感激！」

「好難啦！要是如此委屈你，請回家。」靈炯邊說邊把書包遞還給蒨薇，一副送客的模樣。

蒨薇沒料這一著，呆在當場。靈炯竊笑時蒨薇才明白靈炯開玩笑，蘭花搥點點盡落在靈炯胸膛上，靈炯沒有閃避，已經習慣了蒨薇的脾氣。

不知內裡的路人以為是一對小情人正在打情罵俏，殊不知神女有心，襄王無夢。

鈴～鈴～「喂。」

「汐泉呀！你今天沒有來看齊白石的畫，真可惜，有些畫很討你歡喜的。」靈炯聲音充滿喜悅，是因為他聽到汐泉的聲音嗎？

「你何時有空？我陪你再欣賞，我惦念你哦。」

* * * *

「喂！靈炯。」為了靈炯，儀態並不重要，蒨薇唱山歌似叫喊著，倒糟塌了文科校花之名。

「靈炯，你那小吱喳呼喚你啊。」

「你當我聾的不是，任誰在方圓十里也知道我便是靈炯。」

「嗨？汐泉。靈炯，下星期平安夜舞會你還沒有找舞伴呵？」蒨薇的心意路人皆知。

靈炯神情委婉凝望了汐泉一會，汐泉裝著不知道向另一方向朝望過去。

「對不起，蒨薇，我將會去加拿大探望婆婆，那時候我不會在香港。」

「………」

「最多我買大份些手信補數啦！」靈炯如哥哥哄著小妹妹。

「勾手指尾，不可作算。」小吱喳蹦跳離開了他們。

「汐泉，平安夜那晚你有空嗎？」

「你不是要去加拿大嗎？」

相視而笑，盡在不言中。

* * * *

燈火燦爛，耶誕氣氛籠罩著整個城市，這邊廂舞影泛現，那邊廂情意綿綿。

「靈炯，預備倒數。」

「五、四、三、二、一，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這時刻，情侶們總喜歡擁抱在一起，感情深厚的不妨互贈熱吻，今夜也不例外。

「靈炯，你猜我送啥聖誕禮物給你？」

「是一本書。」

「聰明，拆開來看看。」

——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輕。

「我知道你喜歡這本書，所以送你這本原著作記念。」

「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輕。」靈炯喃喃道，如低泣著自己生命中所不能承受的輕，年紀輕輕的他又有啥不能承受？

汐泉察覺到靈炯的情緒變化，「你沒有不妥吧？哪裡不舒服？」一個難得體貼的男伴。

「沒啥。汐泉，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輕是否便是我倆的關係？」

一條比考試題目更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傻瓜，儘管生命裡有何種不能承受的輕，我也會與你一起並肩承受。」

「然而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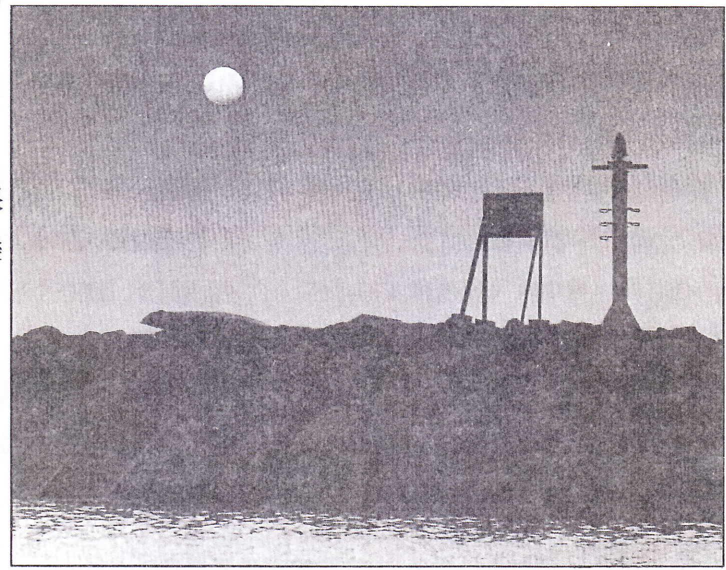
「靈炯，你跟我一起，快樂嗎？」

「快樂。」

「你願意永遠與我一起嗎？」

「我願意。」

「我也願意跟你一起。」



這句「我願意」可才是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輕？多少伴侶不能承受，背棄信盟，說來容易認真難。

* * * *

「汐泉，爲哈你總是逃避著我，致電你家得到的答案不是『還沒回來！』；放學後你又匆匆離去，爲甚麼？」

數十個晝夜輪迴，憔悴的靈炯，落寞的汐泉，唉！黃花爲誰人而消瘦。

「忙嘛！下個月就是期考了。」藉口。

「你騙我，究竟發生啥事？我開罪了你嗎？如果是的話，我衷心道歉。」

「你仍裝蒜，你跟蒨薇拍拖的消息傳遍整間學校，我可不會阻礙你跟她的發展。」汐泉酸溜溜紅著眼睛訴說著。

「謠言。你清楚我最喜歡的是你，我當蒨薇是小妹妹看待罷了，難道你不明白。」

「但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汐泉，」靈炯聲調也因緊張而提高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則愛能不斷成長，永不止息。你不相信我嗎？」

「不是，可是她不明白呢！」

「那麼我跟她說過明白清楚。」

「靈炯。」

冰釋前嫌，無聲勝有聲。

* * * *

秋意漸濃，加添了空氣裡那股哀愁，爲啥？難道爲了汐泉被校長召見？一直品學兼優的汐泉百思不得其解。

「汐泉同學，」道貌岸然的校長：「這張咭是你寫給靈炯同學嗎？」

這張是汐泉送給靈炯的生日咭，靈炯遺留在班房裡給校工拾去的生日咭，不能讓他人看見的生日咭—

小說

——

靈炯:

他們說我侵犯專利權

但愛情沒有專利

愛你是我的權利

汐泉

「嗯……是。」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

「汐泉同學，你該知曉本校不容許這種傷風敗德的事情發生。」

「傷風敗德？愛也談傷風敗德？」汐泉驚覺校長根本不配當教育家。

「汐泉同學，下星期你不用上課了。」甚麼是教育？有教無類乎？

「校長……」

「你可以先回班房。麻煩你通傳讓靈炯來見我。」

「靈炯，」汐泉冷汗滲透了潔白的恤衫，「校長，這件事跟靈炯無關，乃是我一廂情願，靈炯根本沒有接受我的愛。校長，你要明白，你不相信嗎？全班同學都知道蒨薇跟靈炯拍拖，他又怎會接受我，這與靈炯無關。」爲了靈炯，汐泉自欺欺人。

「嗯……我會調查這事，你先回班房吧！」

* * * *

「謝謝你，蒨薇。」

「甭客氣，大家都是爲靈炯設想。」

「可是……」

「靈炯是我的好朋友嘛！他一直都如哥哥般照顧我，這次當我還人情給他喲。」蒨薇侊地開朗，眼神卻出賣她，她仍是喜歡靈炯的。「不要以爲得不到一件你很想得到的東西是一種遺憾，其實失去一件一直在你身邊卻被你忽略的東西才是最大的遺憾。這世界除了愛情還有許多許多。」若有所悟的蒨薇長大了，失戀令人長大啊！

「蒨薇，我們永遠是好朋友。」汐泉由衷。

「你有啥打算？」

「經你的解釋，校長確信靈炯的事，他不會被停學。我已打算去澳洲升學。」

「靈炯知道嗎？」

「不要讓他知道，我已經帶給他許多麻煩憂傷了，我該淡出他的生活。蒨薇，妳要替我守秘密喔！」

「………」

* * * *

一個人的生活頗寂寞，這種飄雪的日子徒添了汐泉的孤獨感覺。南方國度裡繼續孑然一人上路。

「沒那麼容易掉下我，你不是承諾跟我並肩去承受生命中的輕嗎？」

「你……」

「你忘記了小吱喳喜歡打小報告。」

「你……」

「你、你、你，你願意跟我在一起嗎？」

「我願意。」

雪路上本來一對足印變成兩雙了——汐泉和靈炯，永永遠遠去看那啥生命中的輕。



讀者來函

黃先生：

你好！

今天會刊，閱讀後覺得太少了，在香港男同性戀生存在這社會的空間，是多少「乏味」，在精神上比較「空落」，新的建議　貴會是否創辦一本男同性雜誌，（同外間的同性戀雜誌）因香港應有數十萬男同性戀者，如果不作公開發售，而作內部認購，應有一定的市場，黃先生應考慮吧！為男同性戀出一份力吧！

多謝

EDDIE LAM
15-09-93

EDDIE LAM 讀者：

首先多謝你的來信，信內建議籌辦一份全男同性戀者的雜誌，但因十分一會是一個兼顧男女同志的組織，故在目前不會只集中某　一性別的文章；更提及有數十萬男同志的市場，但我們既是非牟利團體，便會以社會公平和需要為依歸，至於能否賣得一定的金錢回報，則另當別論。因此，十分一會訊／會刊當前急務就為男女同志共同的問題和需要而出力。而我們亦歡迎義務捐款，以資助製作費用。

致十分一會，

本人在讀畢九月「號外」的「香港同性戀現象管窺」時，覺得文中提及的小明雄先生很勇敢，相比起十分一會中的年輕會員或會長，實在是前輩、先鋒級人馬。

首先他在七零年代已著手同運工作，而十分一會只得那短短七年的光景，論前衛、論輩份，十分一會只是初生兒。

還有，近年來在報章雜誌，甚或貴會的會訊內所出現的人物，總只是以甚麼Jack，游靜、小明雄，還有甚麼雪姬。這些名字多半是化名，而化名又要化得那麼普通，完全是要與四周的人混作一體，完全沒有站出來的膽色氣度。反觀小明雄先生便截然不同。當今世上絕少人的姓氏爲小，而他竟然公然，以此如斯罕有的姓氏現身，分明是公開的以眞面目見人。十分一會眾員，你們可有羞愧之心!

再說，小先生廿多年來以獨行俠身份攪同解，而他又居然察覺到同志團體內部的不同心及各式政治現象，不由得不佩服他的觀察力。這不愧是祖先級人馬的過人之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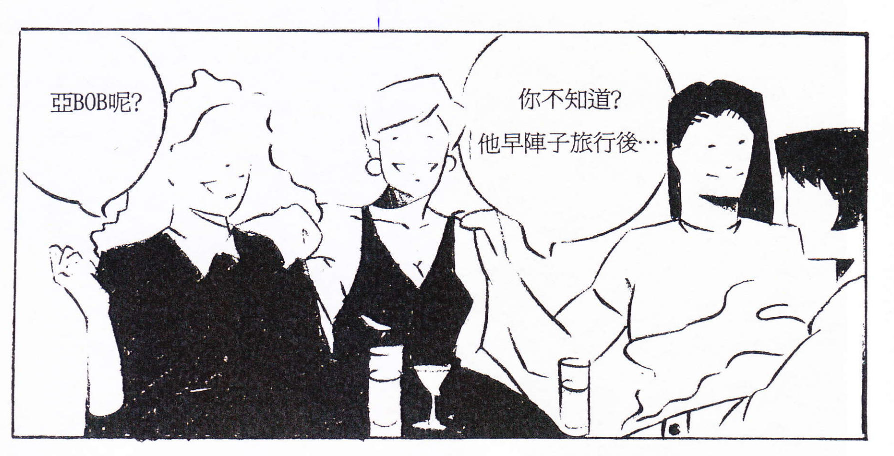
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指出同解分子中的明星制，更難得的是他本身以身作則對衡此現象。故此他從不參與同運組織，以免小輩因仰慕而把他看作偶像，此「不埋堆」的行徑令他可以自由自在的以個體身份出席討論同性戀事宜的場合。這才是大將之風。不用群眾七星伴月的拱托，他自身便是有頭有面的權威發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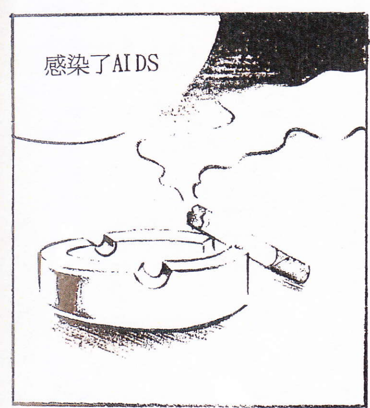
謹此向小明雄致崇高敬意

戴明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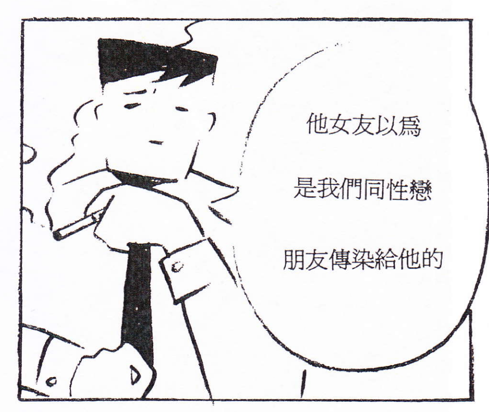
JOHN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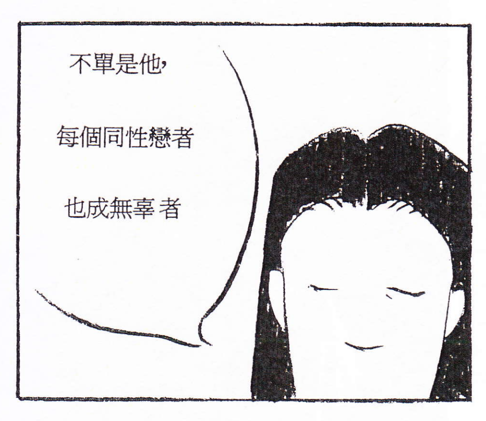

亞BOB呢?
你不知道?
他早陣子旅行後…


感染了AI 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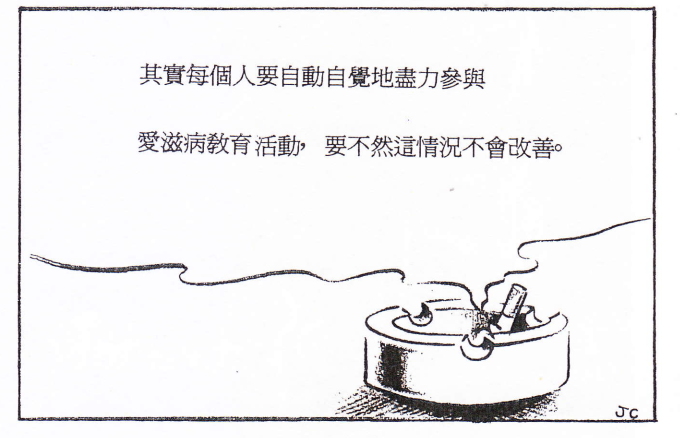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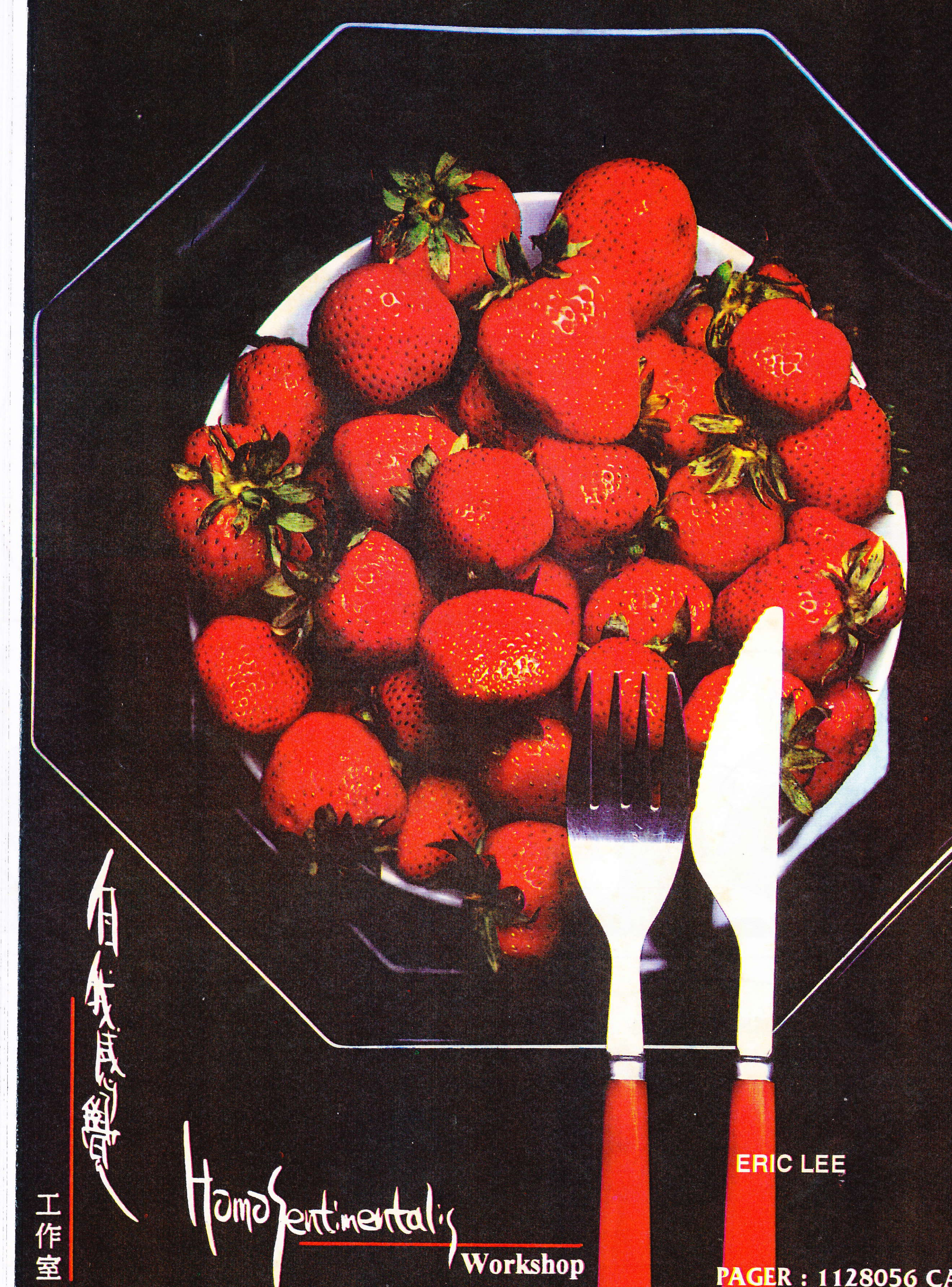

他女友以爲
是我們同性戀
朋友傳染給他的


豈不是無
辜成了罪人?


不單是他,
每個同性戀者
也成無辜者


我認爲是大衆教育不足


其實每個人要自動自覺地盡力參與
愛滋病教育活動, 要不然這情況不會改善。
JC


有我感覺
工作室
Homo Sentimentalis
Workshop
ERIC LEE
PAGER : 1128056 CALL 61